

# 《园丁文集》是邦加烈港开展华教的写实故事

## 作者：松华

真的很难想象，也有点难于置信，我的另一半，为了“寻找”她听说或想象中的一位姐姐，冒然要我陪同她飞赴邦加岛槟港，辗转来到我俩根本人生地不熟的小镇烈港。

她的这一决心终于得于实现，她见到了原名叫丁玉美，笔名园丁的“姐姐”，从此结下了同名异姓的姐妹缘。

原来，园丁在小镇开办了“永存汉语学习班”，为弘扬中华文化，她只收取微薄的学费，在她那简陋的木板屋孜孜不倦地给小孩青少年补习华文，并且还竟然默默坚持了20余年，目睹她的这种精神真是

令我们敬佩！

最近，她说要出书，文稿还不少，粗略一看也有数万字，题材涵盖了诗词、小说、散文、华教、悼文等。从她的简介中得悉93年才尝试习作，写作龄不算太长，可作品已经如此之多，见她对创作的坚持和努力。

“我写的多般是真实的故事，小说也有其人其事”。园丁所讲的这番话，几乎成了大部分印华写作者，尤其是女性笔耕者的口头禅。然而的确也是如此，因为在千岛“写实”比起“虚构”似乎更为读者所喜爱和看好。

在园丁如此众多文稿中，老实说我是

不能在很短时间内看完的，我只是选择性读了数篇，当中有《人情难忘》《温暖的亲情》《我的老板屋》《父亲遗下的锈镰刀》《八旬感慨》《老园丁的幻想》和《暮年之梦》。

或许是生活在小乡镇，很重人情，亲情，友情，师生情，乡土情……园丁的笔墨就在以上情感世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让人读了如感同身受。

就拿她写的《我的老板屋》为例，她这样写着：老屋简陋寒酸的样子，与众不同地间杂在时下都已拆建新房的村落之中，简直有损乡镇市容，不配同处。

它若座落于深山野林里，省得那么难堪，别扭……如今，只剩下我空巢老妪对老屋依恋不舍，不离不弃……自中文解禁18多年来，老屋里总有补习生朗朗的读书声，欢笑声，吵闹声，唤醒了沉寂的老屋，同时增添了它存在的意义，感谢老屋为扫除中文文盲付出的一丝贡献。

园丁将《老板屋》写得那么形象，那么充满感性，这是她真情的流露，正因为有着那么深刻的，长时间的身处那个环境里，才有那般文字的发挥！

园丁在其后记中说，“我学识短浅，毫无优美的词句，更无创作技巧，故写的东西都是那么通俗乏味，真是惭愧！”我觉得这是园丁谦虚的表现。

最后，我还得祝贺烈港这位种植的“园丁”，华教的“园丁”第一部文集的顺利出版，希望她再接再厉，更上一层楼！

### 作者简介：

园丁，原名丁玉美

祖籍：广东省博罗县

1939年出生于印尼邦加岛烈港市，在烈港中华学校求学，读到初三年级因病辍学在家自修。

1993年才尝试习作，投稿《印度尼西亚日报》，《烈华校友会刊》，《印尼商报》《国际日报》等。

旅居雅加达11年后，1998年放弃外地较优越的生活条件，返回家园扎根，在烈港开办收费低廉的汉语补习班，担起华教事业至今。

